



中国原创侦探推理文学 啄木鸟系列

妖之舞

阿真 作品



中国原创侦探推理文学啄木鸟系列

妖之舞

阿真 作品

群众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妖之舞 / 阿真著. —北京: 群众出版社, 2018. 7

(中国原创侦探推理文学《啄木鸟》系列)

ISBN 978 - 7 - 5014 - 5846 - 2

I. ①妖… II. ①阿…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47784 号

妖之舞

阿真 著

出版发行: 群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芳星园三区 15 号楼

邮政编码: 10007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荣展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

印 张: 8.75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 数: 21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5014 - 5846 - 2

定 价: 35.00 元

网 址: www.qzCBS.com

电子邮箱: qzCBS@sohu.com

营销中心电话: 010 - 83901941

读者服务部电话 (门市): 010 - 83903257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网购、邮购): 010 - 83903253

啄木鸟杂志社电话: 010 - 83901875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代序

《啄木鸟》视野下的本土侦探推理文学

杨桂峰

侦探推理小说是文学殿堂中方兴未艾且大有可为的文学类型。《啄木鸟》杂志的公安法治文学的定位决定了侦探推理作品，尤其是反映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侦探推理作品必定是其主要版面的内容。

作为国家百强报刊、全国唯一的大型公安法治文学月刊，始终不渝地扶持、推动侦探推理小说的创作，正是《啄木鸟》三十多年发展历程中的一大特色——自1984年创刊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公安法治文学作品的播种与培育，侦探推理小说作为公安法治文学苗圃里的一个独具魅力的品种，从创刊那天起，便受到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喜爱与推崇。

三十多年来，《啄木鸟》杂志的栏目建设始终保持与时代同步。有些栏目弱化了，有些栏目更迭了，而侦探推理栏目不但保留至今，还不断得到加强和拓展。随着文学类型的细分，《啄木鸟》杂志把侦探推理作品从小说的大范畴剥离出来，于2005年第3期专设“侦探与推理”栏目，专门刊发本土原创中短篇侦探推理小说；与之相应，又设置了译介世界

优秀侦探推理小说的“外国悬疑推理”栏目，为读者提供一个了解外国侦探推理小说新作的窗口，展示世界侦探推理文学的最高水平；为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时代年轻读者阅读习惯的变化，适应微阅读的趋势，《啄木鸟》还创设了“啄木鸟侦探俱乐部”栏目，每期推出推理谜题与读者互动，同时，注重作品的原创性、可读性、趣味性，每期推理谜题都是一个原创侦探推理微小说。

目前，《啄木鸟》已成为国内侦探推理文学的一个重要平台，对于促进侦探推理文学的创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伴随着新时期市场经济的发展，当代中国侦探推理文学呈现出与之相应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与变革，这一点也从《啄木鸟》栏目和内容的发展变化中反映出来，表明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文学正在逐步走向成熟。

《啄木鸟》早期刊发的侦探推理小说已呈现出这种新的变化，类似福尔摩斯的全能型超级侦探的形象开始弱化，作品更多聚焦普通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迪的《傍晚敲门的女人》，堪称改革开放初期侦探推理小说复苏后的里程碑之作，也是《啄木鸟》侦探推理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在《啄木鸟》1984年第4期发表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不仅于第二年斩获首届金盾文学奖，还相继译介到苏联、法国、韩国等国家，开创了中国侦探推理小说走向世界之先河，为中国侦探推理小说赢得了荣誉。苏联著名汉学家谢曼诺夫及其学生把它译成俄文，由当时著名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出版，还在各大杂志上刊发，被誉为“反映法律与道德题材的优秀作品”。在今天，这部作品仍然是一篇可圈可点的佳作。它与建国初期侦探推理文学以反特小说为主要特征，以保卫国家安全、维护新生人民政权等重大政治事件为主要题材不同，

反映的是普通人的情感生活，描写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种种社会世相，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生活画卷，是改革开放初期侦探推理小说题材从政治生活、阶级斗争向关注市井世情百态、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化。

《傍晚敲门的女人》引发了国内创作侦探推理小说的热潮，同时期不少著名作家都进行过尝试。继李迪之后，王朔的《人莫予毒》《枉然不供》等侦探推理作品，其主人公民警单立人的形象更是将人们的视线引入庸常，对以福尔摩斯为代表的贵族式的优雅侦探进行了颠覆式解构，让读者看到了警察或侦探凡夫俗子的一面。

刘勰《文心雕龙》有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当代侦探推理小说是在法治社会或正在走向法治的社会中兴起并繁荣的一种特殊文学类型，换句话说，侦探推理小说是体现法律意识的最好文学范本，对作为公安法治文学旗舰的《啄木鸟》杂志来说尤为如此。其中，对传统法律文化、旧有法律体系的反思是改革开放初期侦探推理小说中植入的重要思想内涵之一。随着文学观念的更新，这一时期的作家在侦探推理小说的艺术形式创新方面不断尝试。如在《啄木鸟》首发、获得全国首届侦探小说佳作奖的《夕峰古刹》（作者钟源）尝试在小说中运用电影的表现手法，不仅使故事情节一波三折，而且加入了大量科技、历史和民俗知识，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内涵和信息含量。另外，充分借鉴西方后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创作手法，将象征、复调等写作理论运用在原创推理小说中的作品也层出不穷。

综观《啄木鸟》历年来刊发的侦探推理文学作品，可以发现中国当代侦探推理文学从生涩转向成熟的清晰脉络，题材与时俱进，而且越来越广泛，手法越来越多样化，虽是类

型文学，其涉及面也可以覆盖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正是侦探推理文学长盛不衰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啄木鸟》吸纳了更多实力派侦探推理小说作家，如漆雕醒、阿真、韩梦泽、洛风等，这些作家在人物塑造方面更注重人性的丰富性。

漆雕醒的神话系列侦探推理小说即典型代表。《皮革马利翁的戒指》、《每个西西弗斯都知道》等作品，借用古希腊神话中神话人物的悲剧命运，揭示悲剧背后潜藏的人性弱点。这些弱点不仅出现在神话人物身上，也是现代人共有的。作者运用巧妙的情节设置，将这一主题生动地表现出来。她的小说精致，却不失大气；悬念丛生，但从不故弄玄虚；细节真实可信，对某些专业细节的处理也非常用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她没有一般侦探推理小说作者的通病，即题材和表现手法的模式化，她的每一个故事都是别出心裁的。

《啄木鸟》核心作者阿真近二十年来一直为本刊撰稿，已发表的《凶手》、《潘多拉的盒子》、《小八村的秘密》、《别对警察说谎》、《迟到的真相》等作品深受读者喜爱，近几年在本刊发表的“妖系列”中篇侦探推理小说《妖猫》、《妖狐》、《妖狼》、《妖鼠》等，更是受到读者的追捧。阿真的侦探推理小说悬念感极强，并且每一篇都能找到现实依据，情节设置巧妙，推理丝丝入扣，往往不到最后不知道真相；同时充满人文关怀与思想深度，通过罪案挖掘人性，抨击假恶丑，讴歌真善美，有读者将她与日本著名女作家樋口一叶相提并论。

《小说月报》百花奖、荷花淀文学奖获得者韩梦泽以创作推理悬疑小说见长，《啄木鸟》刊发过他的多部中篇推理小说，其作品构思波光诡谲、格局别致，就像个出色的建筑师，

在构筑智力的迷宫时显示出他的与众不同。他将故事的种子埋下，笔下的人物深深地掩藏在迷宫里，只有读完作品你才会恍然大悟，原来那些埋伏在各处的伏笔都是在为故事和人物作注解和说明，其缜密的逻辑令人拍案叫绝。他的推理小说区别于传统的技术派，其显著特点就是作品中时时流露出的人间大爱的情怀，如发表在《啄木鸟》2013年第5期的《和胡安的151天》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

和上述几位作者不同，新一代侦探推理小说作家洛风则把她的目光聚焦于网络。网络犯罪题材的侦探推理小说近年来风行一时，但限于作者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积淀，国内大多数作品还处在单纯模仿的层次上。洛风的作品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缘于她曾经的网警经历，使她的作品在同题材侦探推理小说中独树一帜。她笔下的网络警察真实可信，网络警察和黑客的较量更是惊心动魄，曾在《啄木鸟》刊发的《二十三先生》、《红粉骷髅》、《代码的起义》就是其中的代表作。尤其可贵的是，洛风的作品并不是单纯地表现网上较量，而是更注重那些进行较量的人，注重对其人性的深度挖掘，而网络正是表现复杂人性的一个极佳的舞台。

《啄木鸟》作为全国侦探推理文学的重要阵地，品牌的魅力和平台的价值，要求我们必须经营好、孵化好传统纸质文学版本。2018年，《啄木鸟》隆重推出中国原创侦探推理文学系列丛书，其中漆雕醒作品系列、阿真作品系列首先结集出版。这套丛书是《啄木鸟》三十多年来致力于扶持、推进本土侦探推理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结，也是对多年来始终支持我们的侦探推理迷的回馈。

不论侦探推理文学形式和内容发生如何改变，有一点是不变的，那就是侦探推理文学的“核”，也即悬念。接受美学

认为，文学作品只是提供给读者一个“图示化的框架”，这个框架有许多“空白”，有待于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去添加和补充。在侦探推理小说中，悬念不但是推理的大前提，同时也为读者的“添加和补充”提供了契机，这种“添加和补充”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一种隐形的互动，更是阅读一篇侦探推理小说的乐趣所在。

愿这套丛书能使您在填补“空白”的过程中体会侦探推理文学的魅力，希望中国本土侦探推理小说创作迈上一个新的台阶，《啄木鸟》愿与热爱侦探推理文学的读者和作者一起，成为中国侦探推理文学走向世界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作者系《啄木鸟》杂志主编)

目 录

妖猫 1

妖狐 53

妖狼 105

妖鼠 155

妖狗 207

恶人也有真善美的初始·后记 / 阿真 259

妖 猫

一、白猫发现的秘密

这是我从警以来，侦破的最复杂最诡异的一个案件。

七月的一天，我和新搭档小曲奔走在似火骄阳下，正被五仁礁无名女尸案的侦破弄得焦头烂额，不料，又一桩命案找上门来。当事人是个高中二年级的在校女生，是我侦破五仁礁无名女尸案，在附近走访时认识的一个住户。一如女孩儿亮丽清秀的外貌，她在电话中的声音也是甜美而柔软的。大概由于恐惧和紧张，普通话中夹杂的南方味儿更浓了。

“马警官，您还记得我吗？我是黎晴呀，住大丰村的黎晴呀。我的一个朋友……不，是我的一个男性朋友出……出事了，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啦……”

我们在大丰村见面时，黎晴总是喊我和小曲“警察哥哥”，这次她称我“马警官”，看样子事情的确很严重。

“您能来一趟吗？到我家里来，事情真的好严重……”

“你等着，我们很快就到。”我说。

我跟黎晴见过两次面，第一次是为了调查五仁礁无名女尸案入户走访，第二次登门则是为了她的猫。

大丰村位于白云市北的棋山脚下，是距五仁礁无名女尸案发地最近的村落，因此，我们对大丰村的住户无一遗漏地进行了入户调查，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由于这里地处城乡结合部，一大半是流动人口，不少人家都是院门紧锁。即使能敲开门的，也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在走访的二十几家零散住户中，唯有黎晴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认真地和我们讨论问题。

黎晴家住大丰村最北头，左邻右舍的房屋皆已倒塌，一座矮墙将三间小平房圈成了独门独院，窗后便是农田。我和小曲站在院门口，只敲了两下破旧的木门，里面就传来了悦耳的问话声。我回答是警察，门栓立刻就打开了。我出示了证件，黎晴则爽快地报出了自己的名字。

怎么说呢？在这样一个破旧的院落里见到黎晴，真是让人感到意外。

就像那句歌词里唱的“山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这是个让人过目难忘的女孩儿。漂亮是上天赐予的礼物，没什么值得炫耀的，但独特的气质，却不是每个高中女生都能具备的。尽管她也随随便便地梳着一个不长的马尾辫，也穿着普普通通的短袖T恤套装和凉拖，但她甜美的嗓音，优雅的举止，洋溢着快乐自信的神情，跟常见的那些穿着肥大的校服，背着沉重的双肩包，显得既慵懒又邋遢的高中女生完全不同。我不禁在心里猜测着她的年龄，十六岁？十八岁？二十岁？不会再大了，可谁知道呢？

院子不大，用泥沙铺成的土路两边长满了杂草，杂草丛中飞扬着丢弃的塑料袋和废纸屑，门窗油漆剥落，窄小的窗玻璃上结着蜘蛛网，一看就是那种疏于管理的出租房。黎晴热情地让我们进屋。

正屋像是刚刚打扫过，十几平方米的样子，墙壁被喷涂成奶黄色，水泥浇筑的地面虽然已是坑坑洼洼的，但很洁净。除一张

紧靠北窗放着像是从赶集网买来的那种二手长沙发外，屋内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南墙边的书桌和木凳及书桌上的一堆书籍笔本，就是全部摆设了。

黎晴请我和小曲就坐长沙发，她自己则搬来木凳坐到我们对面。我问她家里还有什么人，她朝自己的鼻子指了指说就她一个。

既然是为调查五仁礁无名女尸案而来，单刀直入的话题，自然是了解与该案有关的情况。尽管黎晴对此也很关注，说不仅看了电视上的滚动新闻，出去买早点时，也听街头巷尾的人议论过。但对我和小曲想要了解的情况，多半都是一问三不知。因为，案发时，她还在南方外婆家读书，她说只有暑假时才来白云。房子是她在白云经商的父母租用的。眼下，父母去俄罗斯做服装生意，开始备战明年高考的她便一个人住了进来。黎晴侃侃而谈，对白云的城市风貌、异国情调赞不绝口，对白云凉爽的夏天和美丽的大海也给予极高的评价，她说初来白云时，简直以为是到了国外。她的话让生在白云长在白云的我和小曲，感到无比自豪。要不是重任在身，不得不打住话题，我们三人说不准能聊成铁哥们儿。那天分手时，黎晴显得有些恋恋不舍，接过我和小曲的名片后，她捧在手里很认真地说：“警察哥哥，如果我听到与案情有关的事情，会马上给你们打电话的。”

我原以为此行可能要画上句号了。孰料，几天之后，我们再次光顾了黎晴家。这次是为了一只白猫而来。

说到白猫，就绕不开五仁礁无名女尸案。用报案人葛阳的话说，“那个小家伙是此案中必不可少的功臣”。

五仁礁位于白云市区北部，一座荒凉的棋山隔断了其与繁华市区的衔接。棋山脚下是一条狭窄的盘山路，道路的另一侧，便

是高高的拦海大坝。坝下是一望无际的盐碱滩，泛着刺眼的白光。因五块礁石而命名的五仁礁就伫立在盐碱滩与大海的连接处。无名女尸案则发生在距离五仁礁一百米左右的海蓝旅馆遗址上。

海蓝旅馆是当年盲目大开发的产物，旅馆在杳无人迹的盐碱滩上建起没多久，就成了经济危机的牺牲品。整体建筑十分简陋，砖体结构的外墙上贴了白色的马赛克，二层小楼的四周，垒起了一人高的砖墙，敞开式大门，车辆可直接驶入。如今，虽然楼房的框架还在，却荒无人烟。如果是在闹市区，当是孩子们捉迷藏的好去处。

发现海蓝旅馆遗址的人，是丽水西饼店专送外卖的服务员葛阳，小伙子把这儿称为“废墟上的城堡”。其实，葛阳也是无意间找到这个城堡的。

葛阳算是其貌不扬的那种男孩儿，一张黑红的娃娃脸上尚带着些许的稚气。不过，葛阳生性率真，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很阳光。和他的女友小田一样，葛阳也是高考落败后，才来白云打工的，只是他比小田早来一年。这天中午，葛阳骑着摩托车把一个水果蛋糕送到大丰村一户人家后，想到下午轮休，他不愿回地下车库改建的集体宿舍睡觉，便驾着摩托车驶向离大丰村最近的棋山。来白云打工这么久，他还是第一次自娱自乐地郊游。当摩托车驶入盘山道时，那一望无际的盐碱滩便尽收眼底。

没人能体会到葛阳发现“废墟上的城堡”时的激动心情。这简直是上天送给他这个穷小子的礼物，他再也不用拉着上了一天班，本来就已累得筋疲力尽的小田，为找一个相对安静的场所，在人声鼎沸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彷徨徘徊了。在发现城堡之前，即使两人有整整一天的休息时间，即使整个夜晚两人都可以在一起，却还是会因为囊中羞涩，住不起哪怕仅有一张单人床的

家庭小旅馆。这下好了，在这个偌大的旅馆里，他们两人可以尽情地享受安详和宁静。

葛阳这样想着，就将摩托车来了个急转弯，快速驶向海蓝旅馆的大门口。泊好车子，他走进庭院，先在空荡荡的只剩下高低不平的水泥地板的一楼大厅转了转，然后，就攀着破损的楼梯扶手来到二楼。这里的每个房间都像鸽子笼般大同小异，一条长长的走廊将房间分成了南北两排。毫无疑问，房间里已是徒穷四壁，令葛阳感到意外的是，房间的地面出奇的平整，透过厚厚的灰尘，尚能看到水泥地板用红漆油过的印迹。好大的一个单间啊！今晚就选它了，只要带块大抹布，除掉尘土，再铺上块儿旧凉席和毯子，就完美了。如此，他和小田可以像白云的有钱人一样，享受宁静的夜晚，倾听大海的歌唱了。反正他俩明天上午都轮休，就这样躺着聊一个晚上，天亮后再美美地睡一觉，岂不优哉游哉！

葛阳下楼来到庭院，摸出手机给小田报喜。对方一听果然喜出望外了，“真的吗？太棒了！我恨不能现在就去！”电话那头，小田就像彩票中了百万大奖一般。“你别急嘛！我这就回去置办家什，晚上骑摩托到老地方接你。”

听着小田的话，葛阳暗自庆幸在这个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的时代，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一同苦中作乐的知音。

一切都如葛阳想象的那般美好：在微风悠悠的海滨夏夜，两个相爱的人躺在空旷的房间里，身下铺着线毯，身上盖着一条毛巾被，紧紧地相拥在一起，海浪在耳边吟唱，星星在头顶闪烁。

“真想不到在白云还能找到这样一块净土，以后咱们轮休都来这儿，反正骑摩托也用不了多长时间。”在一阵长吻过后，小田意犹未尽地说。

葛阳被女友的话深深感动了，他说：“我的好女孩儿，你的要求可真是太低了。如果生活像童话一样，我一定盖一个大城堡送给你。”

“咯咯咯，”小田发自内心地笑了，“你又开始诗情画意了。你这家伙可真会哄人！”

葛阳也笑了起来，说：“我不哄你，就凭我这穷小子，你还不早跟别人飞了！”他这样说着，一下将小田搂紧了……

“喵——噢——喵——噢——”猛地，从楼下的庭院里传来一阵怪异的叫声。不，是一声声凄凉的惨叫，犹如孩子眼睁睁看着母亲坠入深渊时的无助呼喊，又好像是母亲面对幼子被恶狼叼走时的绝望哀号，那无形中的悲痛欲绝穿过漫漫长夜的黑暗和孤寂扑面而来，一下把人从酣睡中拽起，并彻底毁灭你刚刚还拥有的美梦。世界顷刻间被颠覆得支离破碎。

“什么声音！吓死人啦！”小田浑身瑟瑟发抖。

葛阳起身侧耳聆听了一会儿，然后，轻描淡写地说：“没什么好怕的。是只猫在叫！别管它，咱们继续！”说着，就伸手把小田拉进怀里。然而，两人刚刚躺下，索命鬼似的猫叫声又响了起来，虽然听上去不那么恐怖了，却让人心烦意乱，再也无心做爱了。

“我下去看看！”葛阳起身说。

小田也坐了起来，兴趣全无地说：“咱俩还是回去吧！”

葛阳只得把毯子卷成桶状，挟在腋下，两人摸索着下了楼。

葛阳说的没错，发出惨叫的果然是一只猫。这会儿，它就趴在庭院东北角的一堆瓦砾上，边用爪子扒着砖头瓦块，边旁若无人地哀号着。

葛阳和小田站在庭院当中，远远地看着这只在满天星光下通体雪白的猫，并不打算惊动它。但白猫还是倏地支起前爪，不叫

也不扒了，只是扬起小脑袋，瞪大眼睛，警觉地与他俩对视着。

“可怜的小家伙，它大概是饿坏了。”葛阳小声说。

小田也说：“可不是嘛，它饿得哭了，吓我一跳。下次来，记得给它带点儿吃的。”

葛阳边发动摩托边说：“它不会总在这儿。我猜它应该是只迷途的猫，很偶然地来到了这里。”

“也许吧！”小田坐上摩托，回头看了一眼仍蹲在原地的白猫。

半个月后的又一个轮休日。葛阳和女友再次来到“废墟上的城堡”。

这是个很美的月夜。银盘似的圆月高高地挂在天幕上，大海沉睡着，盐碱滩沉睡着，葛阳和小田也安然地沉睡着。月光从破败的窗口射进来，照着两张年轻的脸，照着年轻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甜蜜。

“喵——噢！喵——噢！”也不知过了多久，那刺耳的叫声又骤然响起，不啻一声狼嚎般打破了这夜的宁静。

葛阳睁开惺忪的睡眼，用手拍拍小田的脸颊说：“它又来了。真该听你的，给它带点儿吃的。要不，我下去把它赶走吧！”

小田仍然闭着眼睛，却伸过手来拉住葛阳，说：“让它叫吧！猫这东西忒有个性，倔得很，你越赶它，它叫得越凶。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小家伙深更半夜地跑来干什么？除了些破房子，这儿一无人家，二无食物，甚至连个垃圾箱都没有，它为什么要待在这荒凉的地方？”

“难不成它和咱俩一样，漂在城市里，连个落脚的地方也没有，就把这儿当成家了。”

小田坐起来，连连摇头说：“它跟咱们可不是一回事。咱俩